



了。”朱先生一手为独子操办了婚宴流水席，席开三天后，他终于“圆满完成任务”，可以坐定歇歇，跟宾客们一同品尝一下自己亲手采买的食材了。

上海郊区的流水席通常都要“吃三天”，主家身边的亲朋好友、同姓的乡亲父老、沾亲带故的村民，乃至曾经在同一个生产大队里劳作的旧识，都会被请来赴宴——这导致乡村流水席规模庞大，动不动就是五六十桌、浩浩荡荡的四五百人。

“吃力也是蛮吃力的，要办这三天的酒水。”从婚宴流水席开始前两天，朱先生就忙起了采买——为了保证食材新鲜、价廉物美，他辗转于几个大型农贸和水产市场之间，和亲友一起，把成堆的蔬菜瓜果、海鲜肉禽搬上面包车运回村里，为后面连续三天不间断的宴席做好充足准备。他儿子的婚礼宴开五十桌，午餐加上晚餐，三天六顿，总量可以达到惊人的三百席。为了儿子婚宴的体面和宾客们的满意而归，他一路货比三家、讨价还价、连搬带抬，“再去请一位有口碑的厨师，忙得脚不沾地，夜里只睡四五个小时”。

三天三百席，成本有多高？朱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一桌酒席的成本大约为1500元，这个价格可以让酒席上出现“上档次”的海鲜，比如龙虾、螃蟹，

三百席的成本就是45万元。“有些客人到第三天就不来吃了，所以第三天的桌头会少一点。”算下来，菜金成本大约在40万元左右。酒水方面，茅台是婚宴的标配，正日子的流水席晚宴上通常每桌都会放一瓶，其他时候就用五粮液作为平替，再加上啤酒和软饮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

靠婚宴上的人情礼金，收得回来吗？“婚宴基本上很难回本的，因为菜品规格都比较高，酒水也比较高级。”朱先生说，“礼金和成本的缺口估计在一二十万元吧。”记者留意到，乡村流水席婚宴上，新娘还有一个特殊的仪式——她会循环走到每一桌，为每一位宾客敬酒，并称呼一声。而宾客也会默契地从兜里或者掌心翻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张百元钞票，递给新娘。这叫作“叫钱”，意思是让本来陌生的一村人都认识了新妇，也代表着新妇正式加入了这个村落的“大家庭”。

一圈“叫钱”领下来，新娘觉得很高兴：“这是我一辈子挣钱速度最快的时候了，哈哈，几秒钟就有一百元。”不过，一般“叫钱”都归小夫妻俩所有。因此朱先生的成本和回收的礼金之间，差距并没有缩小。

“我们小户人家还算好，主要支出就是菜金酒水，前阵子村里有做生意的大户人家结婚，那排场就更大了。”朱先生告诉记

者，豪华版流水席上不仅有澳大利亚龙虾老虎斑，还搭了戏台，请来上海著名的滑稽戏演员表演节目，“每个人的出场费就是好几万，顶一晚上的茅台”。

一本小小的“人情账”

如果说为了婚宴喜事请客，主家付出高昂成本也是一种幸福的话，那么为了老人离世而吃的白事流水席，则又在悄悄掏空宾客的钱袋子——在农村，无论红白喜事哪一种，吃席都要吃三天。既然三天六顿都要来吃，人情礼金就免不了要多送一点——和广东传统的几十元红包不同，这边即便是丧葬白事酒席，宾客通常也要付出每人三五百元的礼金，有的甚至比城市中更高。

这些年，上海老龄化日趋加重，体现在农村，高寿老人自然越来越多，去世的老人也不少。当村里每一位老人去世都要按照惯例“吃三天”，且在此后头三年、每年的忌日也要“吃三天”的情况下，上海不少郊区开始出现一种哭笑不得的流水席现状——月月有席吃，顿顿要付钱。

在青浦区，记者看到，一位已经去世三年的老人，其家人正在操办他第三年忌日的流水席。与动不动席开五十桌的婚宴相比，白事酒显得比较朴素——就

流水席是一种村落文化，是农村宴请的常规操作，是红白喜事的根据地，是“你帮我我帮回你”的人情往来，也是一笔越来越沉重的经济账。